



致書將立嗣... 狂六日足... 晉州王相不陳○
晉書 卷九十二 晉書 卷九十二 晉書 卷九十二

二平六月六日... 此不當重書

大漢元元年... 同國安邊... 晉書 卷九十二

王元二年... 晉書 卷九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魏武後晉... 何列傳第... 魏武後晉... 何列傳第...

魏武後晉... 魏武後晉... 魏武後晉... 魏武後晉...

崔器深州... 觀中拜駙... 有吏才性... 年尉踰月...

為判官渾... 為判官渾... 為判官渾... 為判官渾...

乾隆四年校刊

府司錄轉都官員外郎出爲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沒於賊仍守奉先居無何屬賊黨同羅叛賊長安守將安守忠張通儒並亡匿又渭上義兵起當朝聚徒數萬器懼所受賊文牒符勅輒時焚之勝召義師欲應渭上軍及渭上軍破賊將崔乾祐先鎮蒲同使麾下騎三十人捉器器遂北走靈武器素與呂誼善誼引爲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從肅宗至鳳翔加禮儀使尅復二京爲三司使器草儀注駕入城令陷賊官立於含元殿前露頭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以刀杖環衛令扈從羣官宰臣已下視之及收東京令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如西京之儀

器性陰刻樂禍殘忍寡恩希旨奏陷賊官準律並合處死肅宗將從其議三司使梁國公李峴執奏固言不可乃六等定罪多所原宥唯陳希烈達奚珣斬於獨柳樹下後蕭華自相州賊中仕賊官歸闕奏云賊中仕官等重爲安慶緒所驅脅至相州初聞廣平王奉宣恩命釋放陳希烈已下皆相顧曰我等國家見待如此悔恨何及及聞崔器議刑太重衆心復搖肅宗曰朕幾爲崔器所誤呂誼驟薦器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七月器病腳腫月餘疾亟瞑目則見達奚珣叩頭曰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器荅曰達奚大尹嘗訴寃於我我不

之許如是三日而器卒曰教矣大代嘗指其然非其不
趙國珍牂牁之苗裔也天寶中以軍功累遷黔府都督
兼本管經略等使時南蠻閣羅鳳叛宰臣楊國忠兼劍
南節度遙制其務屢喪師徒中書舍人張漸薦國珍有
武略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餘年
中原興師唯黔中封境無虞代宗踐祚特嘉之召拜工
部尚書大曆三年九月以疾終贈太子太傅中書令
崔瓘博陵人也以士行聞莅職清謹累遷至澧州刺史
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爲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
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

祿大夫以甄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
團練觀察處置使瓘到官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
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曆五年四月會月給糧
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覲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玠
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搆亂犯州城以殺達
奚覲爲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聞其事悼
惜久之瓘蓋而於容養望不舉瓘歸士亦以玠之太
敬括河東人也少以文詞稱鄉舉進士又應制登科再
遷右拾遺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天寶末宰臣楊國忠出
不附已者括以例爲果州刺史累遷給事中兵部侍郎

大理卿性深厚志尚簡淡在職不務求名因循而已大曆初叛臣周智光伏誅詔選循良爲近輔以括爲同州刺史歲餘入爲御史大夫遲重推誠於下未嘗以私害公士頗稱焉而從容養望不舉綱紀士亦以此少之大曆六年三月卒

數去致從共王致數害升宗聞其事勅

韋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以吏術知名本道採訪使韋涉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涉推誠待之時謂員推韋狀元甫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大曆初宰臣杜鴻漸首薦之徵

爲尚書右丞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粗理大曆六年八月以疾卒於位

恩之

魏少遊鉅鹿人也早以吏幹知名歷職至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留少遊知留後備宮室掃除之事少遊以肅宗遠離宮闕初至邊藩故豐供具以悅之將至靈武少遊整騎卒千餘干戈耀目於靈武南界鳴沙縣奉迎備威儀振旅而入肅宗至靈武殿宇御幄皆象宮闈諸王公主各設本院飲食進御窮其水陸肅宗曰我至此本欲成大事安用此爲命有司

稍去之累遷衛尉卿乾元二年十月議率朝臣馬以助
軍少遊與漢中郡王瑀沮其議上知之貶渠州長史後
爲京兆尹請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
已上諸司正員三品已上諸王駙馬中冓周已上親及
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官畿令赤縣丞簿尉勅從
之遷刑部侍郎大曆二年四月出爲洪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充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四年六月封趙國
公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小胥劉希暹恃魚朝恩之
勢恣行兇忍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旣誅元載當權納明
觀姦謀容之特令江西効力明觀未出城百姓萬衆聚

於城外皆懷磚石候之期投擊以快意載聞之特令所
由吏擁百姓入城內由是獲免在洪州二年少遊爲觀
察使承元載意苟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卽日杖
殺識者以是減魏之名多路之政大曆六年三月已未
卒於官贈太師少遊居職緣飾成務有規檢善任人果
於集事前後四領京尹雖無赫赫之名而齷齪廉謹有
足稱者

衛伯玉有膂力幼習藝天寶中杖劍之安西以邊功累
遷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卽位興師靖難伯玉激憤思
立功名自安西歸長安初爲神策軍兵馬使出鎮乾元

二年十月逆賊史思明遣僞將李歸仁鐵騎三千來犯伯玉以數百騎於疆子坂擊破之積尸滿野虜馬六百匹歸仁與其黨東走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轉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獻俘百餘人至闕下詔解縛而赦之遷伯玉神策軍節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領衆西下圖長安史朝義率其黨夜襲陝州伯玉以兵逆擊大破賊於永寧賊退進位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當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丁母憂朝廷以王

昂代其任伯玉潛諷將吏不受詔遂起復以本官爲荆南節度等使時議醜之大曆十年二月入覲以疾卒於京師美果甘不則之德士思承言效觀味歸因數中李承趙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遠之孫國子司業奮之第二子也承幼孤兄擘鞠養之旣長事兄以孝聞舉明經高第累至大理評事充河南採訪使郭納判官尹子奇圍汴州陷賊拘承送洛陽承在賊庭密疏姦謀多獲聞達兩京尅復例貶撫州臨川尉數月除德清令旬日拜監察御史淮南節度使崔圓請留充判官累遷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圓卒歷撫州江州二刺史課績

頗以貞廉才術見稱於時尚書中書少書丞等其官
史臣曰自古酷吏濫刑幸免者多矣苟無強寬為崇沮
議者惑焉器深文樂禍居官令終非達奚訴冤無以顯
其陰責矣國珍守黔溪瓘修禮法括推誠馭下元甫為
政寬簡少遊規檢集事皆可稱者伯玉破敵立功足為
猛士丁憂冒寵終是武夫承忠愨謀議勤勞盡瘁方之
者鮮矣

舊唐書卷一百十五

舊唐書卷二百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王
年列傳第六十六

肅宗代宗諸子

肅宗十三子 代宗二十子

越王兗王儻承天皇帝倓 衛王佖 裴彭王僅 襄王 肅宗 杞王倓 四召王 德皇 恭懿太子 昭 靖太子 邈 淮陽王 僖 昭靖太子 邈 均王 遐

睦王 述 丹王 逾 恩王 連 韓王 迥

簡王 邁 益王 迺 隋王 迅 荆王 選

蜀王遯

忻王造

韶王暹

嘉王運

端王遇

循王適

恭王通

原王逵

雅王逸

順王

肅王

肅王

肅宗皇帝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宮人孫氏生越王係張氏生承天皇帝王氏生衛王佖陳婕妤生彭王僅韋妃生兖王儻張美人生涇王佹裴昭儀生襄王儻段婕妤生杞王倓崔妃生召王偲張皇后生恭懿太子昭定王侗宮人生鄆王榮宋王僖

越王係本名儋肅宗第三子也天寶中封南陽郡王授特進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趙王乾元二年三月九節

度之兵潰於河北史思明僭號於相州王師未集朝廷

震駭詔以李光弼握兵關東以代子儀光弼請以親賢

統師七月詔曰握兵之要古先為重命帥之道心膂攸

憑是知靖難夷兇必資於金革總戎授律實仗於親賢

蓋將底寧邦家保息黎獻者矣朕以薄德繼承鴻緒往

屬元兇暴亂中夏不寧上憑宗社之靈下藉熊羆之力

由是廓清咸洛拯此生人頃以河朔殘妖尚稽天討蛇

豕竊依於城堡塗炭久被於齊甯朕為人父母寧忘閔

念雖好生息戰每冀其歸降而餘孽昧恩靡聞于悔禍

所以軒后親征於獯鬻周文致役於昆夷古之用兵蓋

百戰倓自選驍騎數百衛從每蒼黃顛沛之際血戰在前太子或過時不得食倓涕泗不自勝上尤憐之軍士屬目歸於倓至靈武太子卽帝位廣平旣爲元子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侍臣曰廣平王家嗣有君人之量上曰廣平地當儲貳何假更爲元帥左右曰廣平今未冊立艱難時人尤屬望於元帥況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廣平爲宜遂以廣平爲元帥倓典親軍李輔國爲元帥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倓性忠謇因侍上屢言良娣頗自恣輔國連結內外欲傾動皇嗣自是日爲良娣輔國所構云建寧恨不得兵權頗畜

異志肅宗怒賜倓死旣而省悟悔之明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泌與上有東宮之舊從容語及建寧事肅宗改容謂泌曰倓於艱難時實得氣力無故爲下人之所間欲圖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割愛而爲之所也泌對曰爾時臣在河西豈不知其故廣平兄弟天倫篤睦至今廣平言及建寧則嗚咽不已陛下之言出於讒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無如之何泌因奏曰臣幼稚時念黃臺瓜辭陛下嘗聞其說乎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三子曰爲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爲太子監國而仁明孝悌天

后方圖臨朝乃鳩殺孝敬立雍王賢爲太子賢每日憂
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
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卽生哀愍
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
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
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
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時廣平王立大功亦爲張皇后所
忌潛構流言泌因事諷動之及代宗卽位深思建寧之
寃追贈齊王大曆三年五月詔曰故齊王倓承天祚之
慶保鴻名之光降志尊賢高才好學藝文博洽智略宏

通斷必知來謀皆先事識無不達理至逾精乃者寇盜
橫流鑿輿南幸先聖以宸扈之戀將侍君親惟王以宗
廟之重誓寧家國克協朕志載符天時立辨羣議之非
同獻五原之計中興之盛實藉奇功景命不融早從厚
宓天倫之愛震惕良深流涕追封胙于東海頃加表飾
未極哀榮夫以叅舊邦再造之勤成天下興家之業而
存未峻其等級未尊其稱非所以旌徽烈明至公也朕
以眇身纘膺大寶不及讓王之禮莫申太弟之嗣所懷
靡殫邈想逾切非常之命寵錫攸宜敬用追諡曰承天
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諡曰恭順皇后

堯王儁肅宗第六子母韋妃刑部尚書堅之妹肅宗在東宮選為太子妃生儁及永和公主後為李林甫誣構被誅太子懼奏請與妃離異於別宮安置儁天寶中封潁川郡王授太子詹事同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堯王乾元三年領北庭節度大使寶應元年薨
涇王倓肅宗第七子天寶中封東陽郡王授光祿卿同正員至德二年進封涇王乾元三年領隴右節度大使興元元年薨
鄆王榮肅宗第八子天寶中封靈昌郡王早世寶應元年五月追贈鄆王貞元六年進封涇王乾元三年領隴右節度大使興元元年薨

襄王儁肅宗第九子至德二年十二月封襄王貞元七年正月薨

杞王倓肅宗第十子母段婕妤好貞元六年六月贈為昭儀倓至德二年封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肅宗第十一子至德二年十二月封元和元年薨

恭懿太子侶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年封興王上元元年六月薨侶皇后張氏所生上元鍾愛后屢危太子欲以興王為儲貳會薨而止七月丁亥詔曰厚禮所以飾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情鍾天屬寵及褒封載疇加等之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九
美式備元儲之贈永懷軫念有惻彛章第十二子故興
王召毓慶璿源分華若木天資純孝神假聰明河間聚
書幼聞樂善之旨延陵聽樂早得知音之妙頃以暫嬰
沉瘵殆積旬時而資敬益彰穎晤逾爽愛親之戀言不
間於斯須告訣之辭事先符於夢寐顧惟至性實切深
哀將祚土析珪載崇藩翰聞詩對易爰就琢磨方冀成
立豈期天喪瑤英始茂遽摧於當春隙駟俄遷忽沉於
厚夜興言痛悼閔惜良深宜賁寵於青宮俾哀榮於玄
窆可贈太子諡曰恭懿應緣喪葬所司準式仍令京兆
尹劉晏充監護使詔宰臣李揆持節冊命十一月葬于

高陽原其哀冊曰維上元元年太歲庚子六月己未朔
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州節度觀
察大使興王召薨于中京內邸殯于寢之西階粵八月
丁亥冊贈皇太子廟號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詔葬于長
安之高陽原禮也鷲隧開封龍輶進轍陳祖載而就位
儼塗芻以成列皇帝哀玉林之闕景憫璿萼之惟霜瞻
龍綍而增思懷鴈池而永傷考諡惟古褒崇有式爰詔
史司恭宣懿德其辭曰惟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宸景
再紐乾綱本枝建國磐石疏疆克開龍胤實曰賢王驪
源孕彩日幹騰芳深仁廣孝蘊藝含章秀發童年惠彰

齷齪蹈禮知方承尊叶旨對日流辯占鳳擅美魯衛後
塵間平絕軌胡孽初構王師未班爰從襁褓載歷險艱
愛備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稟訓動不違顏禮及佩觿朝
加分器胙土延渥登壇受帥玉質金聲文經武緯樂善
爲寶崇儒是貴濬括外朗溫文內深閱書成誦觀樂表
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優藝洽絕古超今蛇豕猶梗
寰區未久滌慮祈真焚香演偈食去葷血心依定惠庶
福邦家俾清兇穢霧露嬰疾聰明害神沉痾始邁彌曠
盈旬止慮無擾發言有倫在膏方亟問膳逾勤雲物告
徵星辰變象楚藥無救秦醫莫仗靈儀宵而上賓徽音

邈其長往違舊邱於青社卽幽陵於黃壤嗚呼哀哉竟
氣奪兮去何之精靈存兮孝有思念君親之永隔託夢
寐而來辭延桂宮而震悼貫椒壺而纏悲旌遺芳於碣
館賁新命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戒侯占龜獻吉指鶉
野而西臨背鳳城而右出天慘慘而苦霧山蒼蒼而曠
日望馳道而長辭赴幽塗而永畢嗚呼哀哉生爲寵王
兮宸愛所鍾歿追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玉笙於洞府閱
銀檠於泉宮金石誰固人生有終簡冊攸記兮德音無
窮敢直詞於篆美庶永代而成風嗚呼哀哉召薨時年
八歲旣薨之夕肅宗張后俱夢召有如平昔拜辭流涕

而帝方寢疾追念過深故特以儲闈之贈寵之上疾
累月方平賦壽美烈永久而風烈和矣其出漢初平
定王侗肅宗第十三子亦張后所生佖之母弟至德二
載封定王寶應初薨時年甚幼肅宗代王孫公孫孫
宋王僖肅宗第十四子初封淮陽王早夭追封宋王
代宗皇帝二十子睿真皇后沈氏生德宗皇帝崔妃生
昭靖太子獨孤皇后生韓王迥餘十七王舊史不載母
氏所出續表封宮而薨朝貫州靈山縣悲哉薨於外
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二子寶歷元年封鄭王大曆初代
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王好讀書以儒行聞大曆九

年薨廢朝三日由是罷元帥之職上惜其才早夭冊贈
昭靖太子葬於萬年縣界桂陽王邈河陰王承恩
均王遐代宗第三子早夭貞元八年追封河陰王承恩
睦王述代宗第四子大曆九年冬田承嗣謀亂河朔時
鄭王居長典兵師不幸薨落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
奏議請封親王分領戎師以威天下十年二月詔曰虞
夏之制諸子疏封漢魏以還十連授律是用錫珪班瑞
盤石開疆信通邑之紀綱爲申都之屏翰然則旌鉞之
寄推擇攸難因親之任各膺其命第四子述第五子逾
第六子連第七子迥第八子邁第十三子造第十四子

遑第十五子運第十六子遇第十七子通第十八子通
第十九子達第二十子逸等並敏茂純懿稟於衷誠溫
良孝恭形於進對動皆合義居必有常可以理衆靖人
撫封宣化而總列城之賦繕分闔之謀克勤公家允輔
王室今則均茅社之寵盛槐庭之儀授鉞登車嗣茲朝
典維城之固爾其懋哉述可封睦王充嶺南節度支度
營田五府經略觀察處置等大使逾可封郴王充渭北
鄜坊等州節度大使連可封恩王韓王迴可汴宋等節
度觀察處置等大使邁可封鄜王造可封忻王充昭義
軍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暹可封韶王運可封嘉王遇

可封端王適可封循王通可封恭王達可封原王逸可
封雅王仍並可封開府儀同三司是時皇子勝衣者盡
加王爵不出閣德宗朝述爲諸王之長時分命中使周
行天下求訪沈太后詔以睦王爲奉迎太后使以工部
尚書喬琳副之貞元七年薨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曆十年封郴王領渭北鄜坊節
度大使建中四年改丹王元和十五年薨

恩王連代宗第六子大曆十年封元和十二年薨

韓王迴代宗第七子以母寵旣生而受封雖冲幼恩在
鄭王之亞寶應元年封韓王貞元十二年薨時年四十

七
簡王邁代宗第八子大曆十年封鄜王建中四年改封
簡王元和四年薨

益王迺代宗第九子大曆四年封

隋王迅代宗第十子大曆十年封興元元年薨

荆王選代宗第十一子早世建中二年正月追封荆王
贈開府儀同三司

蜀王遡代宗第十二子大曆十四年封本名遂建中三年改今名

忻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曆十年封仍領昭義軍節度

觀察大使元和六年薨

韶王暹代宗十四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二年薨

嘉王運代宗十五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代宗十六子大曆十年封貞元七年薨

循王適代宗第十七子大曆十年封

恭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曆十年封

原王達代宗第十九子大曆十年封太和六年薨

雅王逸代宗第二十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五年薨

史臣曰豔妻破國孽子敗宗前代英傑之君率不免於
斯累者何也良以愛惡不由於義斷毀譽遽逐於情移

雖申生孝已之仁卒不能廻君父之愛悲哉孝宣皇帝
當屯剝之運收忠義之心忍行愛子之刑終宥姦闖之
罪大雅君子爲之痛心張后卒以凶終固其宜矣藁
讚曰牀簀之愛人情易惑以義制情哲王令德李侯悟
主韻諧金石褒諡建寧良堪太息桂

蕭王嚴升宗第十十大曆十年桂貞元十年藁

蕭王嚴升宗第十十大曆十年桂貞元十年藁

蕭王嚴升宗第十十大曆十年桂貞元十年藁

蕭王嚴升宗第十十大曆十年桂貞元十年藁

舊唐書卷二百十六藁

舊唐書卷二百十六前外并置累年舉志嚴爲志行

平姪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川昫撰劍刻

朱列傳第六十七比其知暗氏宗險南前更善史實謝二

嚴黃嚴武源興郭英又輝飛崔寧弟寬其從孫蠡

刻以嚴震懃嚴礪何羅兼嘶史大夫史吏暗詩源靜

嚴武中書侍郎挺之子也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

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

右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遷侍御史至德初肅宗興

師靖難未收才傑武杖節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

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旣收長

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夫出爲綿州刺史遷劔南東川節度使入爲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上皇詔以劔兩川合爲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劔南節度使入爲太子賓客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立聖山陵以武爲橋道使無何罷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與宰臣元載深相結託冀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爲方面復拜成都尹充劔南節度等使廣德二年破吐蕃七萬餘衆拔當狗城十月取鹽川城加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

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歛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蕩視事多率胷臆雖慈母言不之顧初爲劔南節度使舊相房琯出爲管內刺史琯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琯略無朝禮甚爲時議所貶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終時年四十四宗郭英乂先朝隴右節度使左羽林軍將軍知運之季子也少以父業習知武藝策名河隴間以軍功累遷諸衛員外將軍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

任用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既收二京徵還闕下
掌禁兵遷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以家艱去職朝廷方
討史思明選任將帥乃起英乂爲陝州刺史充陝西節
度潼關防禦等使尋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代宗
卽位加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雍王自陝統
諸軍討賊洛陽留英乂在陝爲後殿東都平以英乂權
爲東都留守旣至東都不能禁暴縱麾下兵與朔方迴
紇之衆大掠都城延及鄭汝等州比屋蕩盡廣德元年
策勲加實封二百戶徵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恃
富而驕於京城創起甲第窮極奢靡與宰臣元載交結

以久其權會劔南節度使嚴武卒載以英乂代之兼成
都尹充劔南節度使旣至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立
宗幸蜀時舊宮置爲道士觀內有立宗鑄金真容及乘
輿侍衛圖畫先是節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乂
以觀地形勝乃入居之其真容圖畫悉遭毀壞見者無
不憤怒以軍政苛酷無敢發言又頗恣狂蕩聚女人騎
驢擊球製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
爲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又以西山兵馬使
崔旰得衆心屢抑之旰因蜀人之怨自西山率麾下五
千餘衆襲成都英乂出軍拒之其衆皆叛反攻英乂英

又奔於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斬英又首以送盱并屠其妻子焉

崔寧衛州人本名盱雖儒家子喜縱橫之術衛州刺史茹璋授盱符離令既罷久不調遂客遊劔南從軍爲步卒事鮮于仲通又隨李宓討雲南宓戰敗盱歸成都行軍司馬崔論見盱悅其狀貌又以其宗姓厚遇薦爲衛將歷事崔圓裴冕冕遭流謗朝廷將遣使推按盱部下截耳稱寃中使奏之盱亦赴京師授司戈歷司階折衝郎將軍等官寶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絕縣道代宗憂之嚴武薦盱爲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由是知名嚴武

爲劔南節度赴鎮過利州心欲辟盱爲部將以利非屬部盱難輒去俾盱籌之盱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且又好利誠能重賂之盱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劔南遺獻誠奇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悅武乃遺獻誠書求盱獻誠然之令盱移疾去郡盱乃之劔南武奏爲漢州刺史久之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盱統兵西山盱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礮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謀知之以告盱晝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番衆相語曰崔盱神兵也

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武大悅裝七寶輦迎旣入成都以誇士衆賞賚過厚永泰元年五月嚴武卒杜濟爲西川行軍司馬權知軍府事時郭英幹爲都知兵馬使郭嘉琳爲都虞候皆請英幹兄英父爲節度使旣時爲西山都知兵馬使與軍衆共請大將王崇俊爲節度使二奏俱至京師會朝廷已除英父旣使因見英父陳其事英父至成都數日誣殺王崇俊又召旣還成都英父減將健糧賜人心怨怒旣在西山聞之大恐乃託備吐蕃未赴成都英父怒出兵聲言助旣討吐蕃其實襲之也旣家在漢州英父遷之成都通其妾媵旣知之轉入深

山英父自率師攻旣值天大寒雪深數尺英父士馬凍死者數百人衆心離叛旣遂出兵拒敵英父與之接戰英父軍大敗而還收餘兵纔千人歸成都將卒因多逃散初天寶中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嘗建一使院院宇甚華麗及玄宗幸蜀嘗居之因爲道觀兼寫玄宗真容置之正室英父因入觀行香悅其竹樹遂奏請以仲通舊院爲軍營乃移去真容自居之旣聞之謂將士曰英父反矣不然何得除毀玄宗真容而自居之乃率兵攻成都英父出兵於城西門令栢茂琳爲前軍郭英幹爲左軍郭嘉琳爲後軍與旣戰茂琳等軍累敗軍人多投

唐書卷一百七 列傳 五
旡旡合降將統兵與英又轉戰大敗之兵至子城英又
單騎奔簡州爲普州刺史韓澄所殺時邛劔所在起兵
相攻劔南大亂永泰二年二月乃以黃門侍郎平章事
杜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劔南東川西川南邛等道
副元帥劔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者曰相公
駐車閬州遙制劔南數移牒述英又過失言旡有方略
旡腹心攝諸州刺史者皆奏正之令旡及將校不疑怨
然後與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諸賊帥合議數出兵攻
旡旡數道連兵未經一年兵勢減耗旡窮必束身歸朝
此上策也鴻漸畏懦計疑未決會旡使至果辭厚禮送

繒錦數千匹鴻漸貪其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楊
炎將吏等高會縱觀軍州政事悉委旡仍連表聞薦先
時張獻誠數與旡戰獻誠屢敗旡旡皆爲旡所奪朝廷
因鴻漸之請加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
司馬仍賜名曰寧大曆二年鴻漸歸朝遂授寧西川節
度使恃地險人富乃厚斂財貨結權貴令弟寬留京師
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寬恣與之故寬驟歷御史知雜事
御史中丞寬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寧在蜀
十餘年地險兵強肆侈窮慾將吏妻妾多爲所淫汚朝
廷患之而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大曆十四年入朝

遷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尋代喬琳爲御史大夫平章事寧以爲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手結等數人爲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譏毀劉晏寧又救解之寧旣厚結元載已久楊炎又出自載門寧初附炎炎因此大怒其年十月南蠻大下與吐蕃三道合進一出茂州過文川及灌口一出扶文過方維白坭一出黎坭雅過邛邽戎酋誡其衆曰吾要蜀川爲東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邏娑平歲賦一縑而已是蠻之入連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屬寧在朝軍中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懼寧怨已入蜀難制謂德宗曰蜀川

天下輿壤自寧擅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今寧來朝尚有全師守蜀貨利之厚適中奉給貢賦所入與無地同始寧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有功義不可奪則西川之輿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部范陽勁兵戍在近甸促令與禁兵雜往舉無不捷因是役得寘親兵內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卽止寧不行乃發禁兵四千范陽兵五千赴援東

川出軍自江油趨白坭與山南兵合擊蠻兵敗走范陽軍又擊破於七盤遂拔新城戎蠻大敗凡斬馘六千生擒六百傷者殆半饑寒隕於崖谷者八九萬寧遂罷西川節度使制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託以重臣綏靖北邊但令居鄜州雖以寧爲節度每道皆置留後自得奏事炎悉諷令伺寧過犯杜希全爲靈州王翊爲振武李建徽爲鄜州及戴休顏杜從政呂希倩等皆炎署置也寧巡邊至夏州刺史呂希倩與寧同力招撫党項歸

降者甚多炎惡之因奏希倩撫綏之功才堪委任召歸朝除右僕射知省事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朱泚之亂上卒迫行幸百寮諸王鮮有知者寧後數日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至此爾杞聞之潛與王翊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之夕寧與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門而西數下馬便液每下輒良久翊等促之不敢前又懼賊兵追及翊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翊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僞除柳渾宰相署寧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爲蓋屋尉翊逼湛作寧

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辯翊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葵藿向日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爲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歔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旣還俄有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翰林學士陸贄草誅寧制贄求寧與泚書將以狀生之復亂言云其書已失寧旣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寃乃赦其家歸其資產貞元十二年六月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奏請以新

加禮部尚書恩制以雪寧之罪詔從之任其家收葬初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瀘州楊子琳乘間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寬屢戰力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任氏魁偉果幹乃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城內糧盡乃拔城自潰子琳素有妖術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登之而遁寧季弟密密子繪父子皆以文雅稱歷使府從事繪生四子蠡黥確顏皆以進士擢第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累辟使府寶曆中入朝監察御史太和初爲侍御史三遷戶部郎中出爲汝州刺史開成初以司

青州從事入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器不虔請勅有司
文宗謂宰臣曰宗廟之事朕合親奉其禮但以千乘萬
騎動費國用每有司行事之日被衣冠坐以俟旦比聞
主者不虔祭器勞敝非事神蠲潔之義卿宜嚴勅有司
道吾此意黯具條奏以聞尋遷員外郎會昌中爲諫議
大夫確字岳卿顏字希卿位皆至尚書郎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世爲田家以財雄於鄉里至
德乾元已後震屢出家財以助邊軍授州長史王府諮
議叅軍東川節度判官韋收薦震才用於節度使嚴武
遂授合州長史及嚴武移西川署爲押衙改恒王府司

馬嚴武以宗姓之故軍府之事多以委之又歷試衛尉
太常少卿嚴武卒迺罷歸東川節度使又奏爲渝州刺
史以疾免山南西道節度使又奏爲鳳州刺史加侍御
史丁母憂罷起復本官仍充興鳳兩州團練使累加開
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爲政清嚴興利除害遠近稱
美建中初司勳郎中韋楨爲山劔黜陟使薦震理行爲
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鄖國公在鳳州十四年能政
不渝建中三年代賈耽爲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
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
陽又與之連結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齎白書誘震

同叛震集衆斬庭光等時李懷光連賊德宗欲移幸山南震既聞順動遣吏馳表往奉天迎駕仍令大將張用誠領兵五千至盩厔已東迎護上聞之喜既而用誠爲賊所誘欲謀背逆朝廷憂之會震又遣牙將馬勛奉表迎候上臨軒召勛與之語勛對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使符召用誠卽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上喜曰卿何日當至勛尅日時而奏帝勉勞之勛旣得震符乃請壯丁五人偕行旣出駱谷用誠以郾未知其謀乃以數百騎迎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先聚草發火於驛外軍士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

大夫召君用誠惶懼起走壯士自背束手而擒之不虞用誠子居後引刀斫勛勛左右遽承其臂刀下不甚微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壯士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出聲卽死勛卽其營軍士已被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棄之欲從用誠反逆有何利也但滅汝族耳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欲何爲乎衆皆誓服於是縛用誠送州震杖殺之拔其副將使率其衆迎駕勛以藥封首馳赴行在愆約半日上頗憂之及勛至上喜動顏色翌日車駕發奉天及入駱谷李懷光遣數百騎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

輿駕無警急之患尋加震檢校戶部尚書賜實封二百戶三月德宗至梁州山南地貧糧食難給宰臣議請幸成都府震奏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聲援如幸西川則晟未見收復之期也幸陛下徐思其宜議未決李晟表至請車駕駐驛梁洋以圖收復羣議乃止梁漢之間刀耕火耨民以採梠爲事雖節察十五郡而賦額不敵中原三數縣自安史之後多爲山賊剽掠戶口流散大半洎六師駐驛震設法勸課鳩聚財賦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其年六月收復京城車駕將還京師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曰朕遭罹寇難

播越梁岷蒸庶煩於供億武旅勤於扞衛凡百執事各奉厥司眷予是邦復我興運宜加崇大以示將來宜改梁州爲興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鄭縣昇爲赤諸縣昇爲畿見任州縣官考滿日放選百姓給復一年洋州宜昇爲望見任州縣官考滿減兩選山南西道將士並與甄叙以震爲興元尹賜實封二百戶貞元元年十一月德宗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震入朝陪祭廿六年二月加同平章事貞元五年六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三日冊贈太保賻布帛米粟有差及喪將至令百官以次赴宅弔哭卹殮安葬以與封五百軍懸卹至

嚴礪震之宗人也性輕躁多姦謀以便佞在軍歷職至
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貞元十
五年嚴震卒以礪權留府事兼遺表薦礪才堪委任七
月超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支度營田
觀察使詔下諫官御史以爲除拜不當是日諫議給事
補闕拾遺並歸門下省共議礪資歷甚淺人望素輕遽
領節旄恐非允當旣兼雜話發論喧然拾遺李繁獨奏
云昨除拜嚴礪衆以爲不當諫議大夫苗拯云已三度
表論未見聽允給事中許孟容曰誠如此不曠職矣又
云李元素陳京王舒並見拯及孟容言議上遣三司使

詰之拯狀云實於衆中言曾論奏不言三度繁證之不
已孟容等又云拯實言兩度拯請依衆狀翌日貶拯萬
州刺史李繁播州叅軍並同正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
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誣奏貶賀州司戶縱情肆志
皆此類也元和四年三月卒卒後御史元稹奉使兩川
按察糾劾礪在任日贓罪數十萬詔徵其贓以死恕其
罪

史臣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縊崔
寧除嚴礪時君之政可知矣輔相之才可見矣武不稟
父風有違母誨凡爲人子者得不誠哉雖有周孔之才

不足稱也況狂夫乎英又失政其死也宜哉嚴震立功
其道也顯矣每之延何朕矣神財之十河良矣况不稟
贊曰英又失政崔寧發身武爲士子震作純臣之辭豈
異超後與元日
對察條故顯其日嬖異嫂十萬臨其難以取惑其
皆此賊也示味四平三日卒卒對嚇史示對奉與兩川
其苦素惡鳳陳陳史無頗濟奏頭賈陳何可雖謝鞋志
陳陳史李樂辭陳陳軍並同五顯存於其數士其不舉
且孟容善又云對實言兩史對請列果非是日與對萬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中言會編奏不言三史樂證之不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嚴武傳上皇誥以劍兩川合爲一道○沈炳震曰按方
鎮表廣德二年合兩川爲一道則是代宗時事非上
皇誥也

崔寧傳尋代喬琳爲御史大夫平章事○沈炳震曰按
紀及宰相表喬琳免後皆無寧入相文疑代琳爲御
史大夫非平章事也

杜希全爲靈州王翊爲振武○本紀張光晟非王翊
贊語武爲士子震作純臣○沈炳震曰按傳意言武之
狂暴不得爲克家子也士字誤

不恭暴不器為其家于外士學府
贊請先為士于實非於
其命全為盡所王國為海流○本為
史大夫非平章事也

皇請也
當寧與學外喬樞
大夫平章事○武成靈日遊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與妻劉氏
皇請也
合為一也○武成靈日遊六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六十八

元載王昂李少良郁謨附王縉封共

楊炎黎幹劉忠翼附庾準

元載鳳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

產業常居岐州載母携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載自幼嗜

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

賦累上不升第天寶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

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監察御

乾隆四年校刊

書卓英倩潛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立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狼戾自專載出朝謁縱子伯和等遊于外上封人顧繇奏之上方任載以政反罪繇而已內侍魚朝恩負恃權寵不與載協載常憚之大曆四年冬乘間密奏朝恩專權不軌請除之朝恩驕橫天下咸怒上亦知之及聞載奏適會於心載遂結北軍大將同謀以防萬慮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志氣自若謂已有除惡之功是非前賢以爲文武才略莫已之若外委胥吏內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

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於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賄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與王縉同列縉方務聚財遂睦於載二人相得甚歡日益縱橫代宗盡察其跡以載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載嘗獨見上誠之不悛初扈駕自陝還與縉上表請以河中府爲中都秋杪行幸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以聞自魚朝恩就誅志頗盈滿遂抗表請建中都文多

不載大略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戶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管在中都以威四方辭多開闔自以爲表入事行潛遣所由吏於河中經營節度寄理於涇州大曆八年蕃戎入邠寧之後朝議以爲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爲守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

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夫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書生言舉國從之聽誤矣上遲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初六年載條奏應緣別勅授文

武六品以下勅出後望令吏部兵部便附甲團奏不得檢勘從之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已慮有司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跡聞載知之奏於上前少良等數人悉斃於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議載之短門庭之內非其黨與不接平素交友涉於道義者悉疎棄之代宗寬仁明恕審其所由凡累年載長惡不悛衆怒上聞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後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縉于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能並收禁命吏部尚書劉晏訊鞠晏以載受任樹黨布于

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勅御史大夫李涵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傜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同推究其狀辯罪問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宦官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與載同惡先載於禁中杖殺之勅曰任直去邪懸於帝典獎善懲惡急於時政和鼎之寄匪易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性頗姦回跡非正直寵待踰分早踐鈞衡亮弼之功未能經邦成務挾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陰託妖巫夜行解禱用圖非望庶追典章納受贓私貿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隄防恣

其凌虐行僻辭矯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無因自達賞罰差謬罔不由茲頃以君臣之間重於去就冀其遷善掩而不言曾無悔非彌益凶戾年序滋遠釁惡貫盈將肅政於朝班俾申明於憲網宜賜自盡朕涉道猶淺知人不明理績未彰遺闕斯衆致茲刑辟憫媿良深僬俛行之務申沮勸凡在中外悉朕懷焉又制曰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縉附會姦邪阿諛讒佞據茲犯狀罪至難容矜以耄及未忍加刑俾申屈法之恩貸以岳牧之秩可使持節括州諸軍事守括州刺史宜卽赴任於戲朕恭已南面推誠股肱敷求哲人將弼予理昧

於任使過在朕躬無曠厥官各慎厥職初晏等承旨縉亦處極法晏謂涵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况誅大臣豈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咸聽命及晏等覆奏上乃減縉罪從輕載長子伯和先是貶在揚州兵曹叅軍載得罪命中使馳傳於揚州賜死次子仲武祠部員外郎次子季能祕書省校書郎并載妻王氏並賜死女資敬寺尼真一收入掖庭王氏開元中河西節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兇戾聞恣其子伯和等爲虐伯和恃父威勢唯以聚斂財貨徵求音樂爲事載在相位多年權傾四海外方珍異皆集其門如恐

不及名姝異樂資貨不可勝計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志輕浮之士奔其門者如恐不及名姝異樂禁中無者有之兄弟各貯妓妾于室倡優猥褻之戲天倫同觀略無愧恥及得罪行路無嗟惜者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及陰陽人李季連以載之故皆處極法遣中官於萬年縣界黃臺鄉毀載祖及父母墳墓斲棺棄柩及私廟木主并載大寧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廨宇以載籍沒鍾乳五百兩分賜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王昂者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貪縱不法務於聚斂以貨藩身永泰

元年正月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改殿中少監元載秉政與載深相結託大曆五年六月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代衛伯玉昂旣行伯玉諷大將楊銖等拒昂乞留伯玉詔許之昂復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專事奢靡廣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昂耽狗私宴連日不視曹事性貪恡無媿苟得乃鬻公廨園菜收其錢以潤屋甚爲時論所醜元載誅貶連州刺史遣中使監至萬州過硤江墜江而卒李少良者以吏用早從使幕因職遷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干謁權貴時元載專政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縱橫

貨賄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怨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
上聞留少良於禁內客省少良友人韋頌因至禁門訪
少良少良漏其言頌不慎密遂爲載備知之乃奏少良
狂妄詔下御史臺訊鞫是時御史大夫缺載以張延賞
爲之屬意焉少良以泄禁中奏議制使陸珽同伏罪初
韋頌及珽俱與少良友善與載子弟親黨歛狎頌得少
良微旨漏於載所親遂達於載載密召珽問之珽具白
其狀及禁中語載得之奏于上前上大怒並付京兆府
決殺珽珽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經史
性浮躁而疎故及于累太曆中元載弄權自恣人皆惡

之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竹筐及葦蓆
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
便以竹筐貯屍棄之于野京兆府以聞上卽召見賜衣
館於禁內客省其獻三十字各論一事其要者團字監
字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殿中
御史楊護職居左巡郇謨哭市護不聞奏上以爲蔽匿
貶連州桂陽縣丞員外置元載當承寵得志每改張朝
政出於載手中外共怒當時歸咎於載故少良封事於
前郇謨哭市於後凡百有位宜爲明誠太氣也王縉字夏卿河中人也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

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曆刑政日以凌遲有由然也
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曜山谷計錢
巨億萬緡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
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
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
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昇出
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
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
教之源始於緡也李氏初爲左丞韋濟妻濟卒奔緡緡
嬖之冒稱爲妻實妾也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

猥之跡如市賈焉元載得罪緡連坐貶括州刺史移處
州刺史大曆十四年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建中二年
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
周陷晉絳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贈全節侯祖哲以孝
行有異旌其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玄宗徵爲
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禎祥表其門閭肅宗就
加散騎常侍賜號立靖先生名在逸人傳炎美鬚眉風
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爲小楊山人釋褐辟河
西節度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因醉辱炎至是與炎

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鐵棒搗之二百流血被地幾死節
度使呂崇賁愛其才不之責後副元帥李光弼奏爲判
官不應徵拜起居舍人辭祿就養岐下可憂廬於墓前
號泣不絕聲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門閭孝著三代
門樹六闕古未有也服闋久之起爲司勳員外郎改兵
部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
袞長於除書袞善爲德音自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
時稱常楊焉袞樂賢下士以汲引爲已任人士歸之嘗
爲李楷落碑辭甚工文士莫不成誦之遷吏部侍郎修
國史元載自作相常選擢朝士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

遇之將以代已初引禮部郎中劉單單卒引吏部侍郎
薛邕邕貶又引袞載親重袞無與爲比載敗坐貶道州
司馬德宗卽位議用宰相崔祐甫薦袞有文學器用上
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袞
有風儀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爲賢相初國
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
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爲度
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
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
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

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
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
災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
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
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動搖先朝權
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
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
德惟人是恤叅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
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
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

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
全數聞災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初
定令式國家有租賦庸調之法開元中玄宗修道德以
寬仁爲理本故不爲版籍之書人戶寢溢隄防不禁丁
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
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得非當時之實舊制
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方事夷狄戍者
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
除至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
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

舊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 七
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德宗善而行之詔諭中外而掌賦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炎救時之弊頗有嘉聲莅事數月屬崔祐甫疾病多不視事喬琳罷免炎遂獨當國政祐甫之所制作炎隳之初減薄護作元陵功優人心始不悅又專意報恩復讐

道州錄事叅軍王沼有微恩於炎舉沼爲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舊事以報之初載得罪左僕射劉晏訊劾之元載誅炎亦坐貶故深怨晏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作相數月欲貶晏先罷其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又獻議開豐州陵陽渠發京畿人夫於西城就役閭里騷擾事竟無成初大曆末元載議請城原州以遏西番入寇之衝要事未行而載誅及炎得政建中二年二月奏請城原州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爲之具秀實報曰凡安邊卻敵之長策宜緩以計圖之無宜草草興功也又春事方

作請待農隙而緝其事炎怒徵秀實爲司農卿以邠寧別駕李懷光居前督作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寧各統兵萬人以翼後三月詔下涇州爲具涇軍怒而言曰吾曹爲國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治于邠纔置農桑地著之安而徙于此置榛莽之中手披足踐纔立城壘又投之塞外吾何罪而寘此乎李懷光監朔方軍法令嚴峻頻殺大將涇州裨將劉文喜因人怨怒拒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爲帥否則朱泚於是以前代懷光文喜又不奉詔涇有勁兵二萬閉城拒守令其子入質吐蕃以求援時方炎旱人情騷動羣

臣皆請赦文喜上皆不省德宗減服御以給軍人城中軍士當受春服賜與如故命朱泚李懷光等軍攻之乃築壘環之涇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首傳之闕下苟非海賓効順必生邊患皆因炎以喜怒易帥涇帥結怨故也原州竟不能城炎旣構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庾準與晏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爲之側目李正己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裴冀東都河陽魏博孫成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王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謗且言晏之得

罪以昔年附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皇后上自惡之非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己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事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託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柰何而相侵屬梁崇義叛換德宗

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使馳說崇義固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業許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論議疎濶遂罷

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杞尋引嚴郢爲御史大夫初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丞丞炎又夙聞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爲京兆尹令伺郢過休莅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議殺廻紇酋帥炎乃以休爲入廻紇使休幾爲虜所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羣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講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爲炎

市爲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等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抑吏貨市私第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贓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羨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更召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及臺司上具獄詔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詔曰尚書左僕射楊炎託以文藝累登清貫雖謫

居荒服而虛稱猶存朕初臨萬邦思弘大化務擢非次
招納時髦拔自郡佐登于鼎司獨委心膂信任無疑而
乃不思竭誠敢爲姦蠹進邪醜正旣僞且堅黨援因依
動涉情故隳法敗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顧於國加
以內無訓誡外有交通縱恣詐欺以成贓賄詢其事跡
本末乖謬蔑恩棄德負我何深考狀議刑罪在難宥但
以朕於將相義切始終顧全大體特有弘貸俾從遠謫
以肅具寮可崖州司馬同正仍馳驛發遣去崖州百里
賜死年五十五炎早有文章亦勵志節及爲中書舍人
附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歸而得

政睚眦必讐險害之性附於心唯其愛憎不顧公道以
至於敗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田尉尋亦殺之中書舍
黎幹者戎州人始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
諫議大夫尋遷京兆尹以嚴肅爲理人頗便之而因緣
附會與時上下大曆二年改刑部侍郎魚朝恩伏誅坐
交通出爲桂州刺史本管觀察使至江陵丁母憂久之
會京兆尹缺人頗思幹八年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幹自以得志無心爲理貪暴益甚徇於財色十三年除
兵部侍郎性險挾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
時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素厚嘗通其姦謀及

德宗初卽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居輦中詣忠翼第事
發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
賊並除名長流旣行市里兒僮數千人譟聚懷瓦礫投
擊之捕賊尉不能止遂皆賜死於藍田驛忠翼宦官也
本名清潭與董秀皆有寵於代宗天憲在口勢迴日月
貪饕納賄貨產巨萬大曆中德宗居東宮幹及清潭嘗
有姦謀動搖及是積前罪以誅之

庾準常州人父光先天寶中文部侍郎準以門蔭入仕
昵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
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旣非儒流甚爲時論所薄

尋改御史中丞遷尚書左丞縉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
入爲司農卿與楊炎厚善炎欲殺劉晏知準與晏有隙
乃用爲荆南節度準乃上言得晏與朱泚書且有怨望
又召補州兵以拒命於是先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海
內寃之炎以殺晏徵準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
巳卒時年五十二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仲尼云富與貴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處反
乎是道者小人載諂輔國以進身弄時權而固位衆怒
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禰縉
附會姦邪以至顛覆炎隳崔祐甫之規怒段秀實之直

酬恩報怨以私害公云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其德或承之羞大易之義也富貴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觀庾準之儉遭王縉之復徇楊炎之意曲致劉晏之冤積惡而獲令終者其在餘殃乎不以嚴昏之不與又贊曰載縉炎準交相附會左傳有言貪人敗類

丙寅之災以縉晏對準為尚書丞丞載中三平六日丁亥高赫與共以命故具其殊晏然於不語顯自盡或改用為陳南道更準八上言特晏與未此書且自恐望人為同與與對炎與善炎為殊隱晏映準與晏有創舊唐書卷一百十八書丞丞載中三平六日丁亥高赫與共以命故具其殊晏然於不語顯自盡或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元載傳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產業常居岐州載母携載適景昇冒姓元氏○沈炳震曰按此景昇本姓元氏載始冒姓也据新書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于妃冒姓元氏則載父本姓景而冒元也未知孰是

自以為表入事行潛遣所由吏于河中經營節度寄理於涇州○臣德潛按河中經營下應有闕文据新書

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此另起文義也

書中闕經營宮殿築私第等意此後並見法文並出

附王昂傳大曆五年六月為江陵尹○据衛伯玉傳當

是元年○此後並見法文並出

自以為素人事行齋數視由吏干河中縣營僧與寄壁

燻父本拔景而昌示也未賦其數

顯田亦封風具主其器人齊也干賦昌抄示刃限

刃燻故昌拔也器德誓父昇本景也曹王即賦示刃

燻故景也昌拔示刃也出也景昇本拔示

示燻故父景昇也昌拔示刃也出也景昇本拔示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